夷堅志

夷堅乙志卷第三 十四事

蛙乞命

浙西兵馬都監康滑居臨安寶蓮山夏夜旦睡為蛙聲所聒命小童捕之滑熟寐夢十三人乞命滑曰吾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必焉魘寤告其妻妻曰得非群蛙乎呼童詰之已寘一缾中驗其數正十三枚也即釋之時紹興二十九年張才甫說

舟人王貴

紹興三十一年北方遣使者高景山王全來賀天申節詔中貴人黃述持扇帕迎賜之例用兩浙漕司舟舟師王貴者病死於楚州洪澤有二子其妻泣告述曰夫死舟當還官則一家數口且瀆溝壑償得長子繼役乃可續食矣願丐一言於漕使述許之還至鎮江與漕遇伸其請即日刺爲兵以代貴述至丹陽晚泊貴棹小舟望而拜曰舉家荷公恩惠無以論報呼之使前謝曰人鬼路殊不敢登公舟也始省其死呼左

右至巳無所見

陳述古女詩

陳述古諸女多能詩文其一嫁婿曰李生為晉寧軍判官部使者知其妻於詩最工以所藏小鴈屏從之求題品婦自作黃魯直小楷細書兩絕句其一曰蓼淡蘆欹曲水通幾雙容與對西風扁舟阻向江鄉去却喜相逢一枕中其二曰曲屏誰畫小瀟湘鴈落秋風蓼半黃雲澹雨疎孤嶼遠會令清夢到高唐兩篇清絕灑落如是

不必眞見盡也

韓蘄王誅盜

韓蘄王宣撫淮東獲凶盜數十輩引至金山陳刀劒于廷下以次斬之皆股戰就誅獨一盜躍而出揖指一刀最大者曰願從相公乞此刀喫韓笑曰甚好時有中使來宣旨者在坐爲言此人臨死不怯似亦可用韓曰彼用計欲脫耳竟殺之

浦城道店蠅

浦城永豐境上村民作旅店有嚴州客人齎綵
絹一擔來僦房安泊留數日主婦性淫蕩挑與
姦通既而告其夫云此客所將貨物不少而單
獨出路可圖也夫郎醉以酒中夜持刃斫之客
大叫救人聲徹于鄰彼處居者甚少僅有一鄰
叟奔而至婦走立于門以右手遮拒使勿入左
手持客綵一把與之叟喜而去客遂死夫婦共
舁尸埋於百步外山崦裏倉卒荒怖抆土殊淺
主人自意無由泄露經數月客之子訝父久役

不逗向時固相隨作商凡次舍道塗悉所諳熟
於是逐程體訪到此店跡絕因駐物色正晝悶
坐一蠅頗大飛著于臂揮之復來至于五六子
念父心切極疑焉祝之曰豈非神明使爾有所
告乎但引我行遽飛起此子從其後蠅營營如
語徑飛至客窆處群蠅無數子伸首探之尸儼
然存走報里伍捕凶人赴縣鄰叟之過亦彰遂
爲明證店夫婦並伏誅叟坐杖脊官毀凶室爲
墟鄭景實自莆田往臨安道出其地正見屋廬

皆蕩折遺趾一空時淳熙十一二年間也客竟得蠅而伸始與新昌鹿麑相類蓋得鬼而誅云

張夫人婢

張嵇仲叔夜樞密之夫人宗室克敞女也有小婢常侍左右每出必從在海州時因侍夫人夜如廁將還呼之不應至于再三他妾聞之亟往視乃俱歸將笞責此婢而是日以疾卧元未嘗出始知先携燈者鬼物耳夫人不淹旬遂病踰月而卒張才父説

竇氏妾父

徐州人竇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闊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於地若有物憑依乃言曰某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碎千賊羈鬼無所歸欲就此女丐食而神不許守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憐我今日始得入竇氏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亟去許諾妾即蘇竇氏如所約陰與之戒勿令妾知又再歲其父

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前事蓋黠鬼所爲以竊食云

王夫人齋僧

宗室瓊王仲儡之子士周娶王晉卿都尉孫女少年時墮胎死死二十有二年當紹興丁丑士周以復州防禦使奉朝請居臨安糯米倉巷歲五月十二日天未曉妾楊氏夢人促使起曰天竺和尚且至既明上竺僧中左來謁曰被命飯僧敢請其意出池紙貼子一其辭云奉太尉台

旨十五日就本院齋僧一堂承受使臣陳輿押士周愕曰初未嘗有此意而使令中亦無陳輿者中左慙而退出門遇中竺僧慶數靈隱僧了心皆言以齋意來白遂俱入復謁士周方拒其説未了聞室中喧呼入視之乃其子不奮之婢來喜者爲物所憑作王氏語謂士周曰無詰三僧爲此事者乃我也我以平生洗頭洗足分外用水及費纏帛履襪之罪隂府積穢水五大甕令日飲之乳母亦代我飲纔盡三瓮又逐去不

使代我我不堪其苦欲求佛功德以自救無由可得聞瓊王主龍瑞宮從者數百輩平生姬侍如萬恭人王恭人夏綦童輩皆在左右獨我以身污穢不得前近從它人假大衣特懸方得入拜庭下王憫我窮以陳保義借我故使散齋貼於三寺我自爾請料錢三十千時爲夫婦今月俸十倍忍不救我又喚一乳媪曰汝嘗見我何不言媪曰前日實見夫人立太尉牀前恐太尉懼不敢說又責家人以其女嫁胡氏資送太薄

至於典衣而不能贖又囑使嫁孀妹已而大慟且勸家人力爲善勿殺生其言切至聞者皆悲泣士周許爲齋三寺僧且於仙林寺設水陸王氏頗喜戲曰爲我典錢作功德無誦言於後也三僧言陳典者貌甚黒衣四揆皂衫持舊青蓋人與之語輒退避飲茶設食俛舉而嗅之初疑其飽與錢二百苦辭其半又從監寺僧取知妄狀而去且告以士周所居云如得錢分從者時無須留待我我今往平江矣士周即以錢授三

寺後兩夕來喜者復夢王氏云我今坐蓮花盆中去不來矣　龍瑞官在會稽山下璚王疑為其神云張掄才父　王脩也嘗見所書齋貼

南安軍南康縣民陽大明葬父於黃公坑山下結廬墓側所養白雞爲狸捕去藏之石穴次夕大雷震石粉碎狸死焉人以爲孝感有道人至廬所見之歎其純孝指架上道服曰以是與我當有以奉報大明與之無靳色道人解腰間小瓢貯衣其中瓢口甚窄而衣入無礙俄取桉間小黑石拊摩之噓呵良久則成紫金矣又變藥末爲圓劑以授大明明謝曰身居貧約且在父喪不敢覬富壽也道人益奇之復探瓢取道服

還之曰聊試君耳題詩椽間曰陽君眞確士孝行動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回往遂巡藥碩石遺子爲饋享子旣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青雲看反掌遂别去鄉人聞者競觀之題處去地幾丈許始以淡墨書旣而墨色粲發字體飛動皆疑其人仙者云時紹興十三年也里胥以事聞于縣縣令李能一白郡守上諸朝明年詔賜帛十匹令長吏以歲時存問之其事具起居注

劉若虛

錢塘人劉實字若虛老於場屋紹興五年赴省試寓北山僧舍其僕王髙者服勤累年矣夜扣户呼曰適夢明日牓出樊光遠爲第一人劉若虛次之夢中了然主公必髙選劉亦喜如期揭牓樊冠多士而劉被黜識者審其夢云若虛劉字也牓不言劉實而言劉若虛無名之兆耳後七年始以特奏名試大廷又入五等爲助教納勑不拜會

顯仁皇后北歸劉與同科沈亮功皆獻頌有旨許出官一任調主吉州太和簿族人有精五行者謂劉無食祿相踰年官期至縣遣手力一人來迎劉書生也已大喜滿望置酒呼族人質之曰平生言我不作官今迓卒至矣族人但引咎悔謝酒罷還家復布筭推測密告人曰若虛苟得祿吾不復談命竟以登塗前一日死凌季文說

混沌燈

會稽陸農師左丞少子寶居無錫縣招老儒陳

先生誨諸子幼子甫六歲敏慧夙成纔入學即白先生乞爲對偶以兩字三字命之笑曰不足爲也益至五字乃可試書曰鷺宿沙頭月應聲曰鴉翻樹杪風又令對濃霜鴈陣寒答曰殘月雞聲曉每出語輒驚人而了不置思父母皆喜謂兒長大當可繼左丞明年正月八日令其僕買大竹作燈毬漫以黑紙挂于几桉之側人問何物曰此名渾沌燈明日亢其一竅如是凡七日至十五日而七竅成兒是夕亦卒所謂日鑿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異哉陳皐卿詆皐卿陳先生子也

王通直祠

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丞簿尉丞簿尉至録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爲其近怪故以屬公

等吾未死前數日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遂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半即覺之蒼黃歸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爲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密斃之於獄邑中令爲立廟曰王通直祠云王嘉叟說

夷堅乙志卷第三

夷堅乙志卷第四 十二事

夢登黑梯

俞舜凱徽州人紹興十八年赴省試夢紅黑二梯倚簷間有使登紅梯者俞顧梯級甚峻辭以足弱不能躡遂登黑梯造其顛而寤是歲中特奏名一人楚贊說亦徽人

張文規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眞陽縣民張五數輩盜牛里人胡

達來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盜散
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
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
圭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
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瘐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
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
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
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
行恚忿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寃獄活十人當

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爲劾奏但用舉者遷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舡上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牀聞一人呼去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篤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

已與俱往頃刻間至英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候取公案須吏而回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解胡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何爲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衞甚整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衞兵愈盛力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

之其人怒曰何爲難伏事復前行追者先入門
出引衆俱進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
不敢仰視潛問殿上爲誰曰王也俄傳呼驅同
行者使前旋即捽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内所問
果吴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
卿至結王者責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
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狀敢問其説王
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准賞格當改合入
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

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二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闇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　衛者引吾至所司遥見吴遡荷校於簾　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覿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

吾佯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其義乎一紀者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是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　有之乎（京師人戲語有濮州鍾）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訖吏舉手

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討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讒譖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从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覷不可望門内一僧持磬吏曰導冥和尚也凡人寃鬼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

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
煩爲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
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
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
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
告王曰能爲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
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
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
南雄州也有黃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盖

英守方希覺見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走卒妄言恍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舩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胯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爲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盖氣未絶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爲不勝

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
愈已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
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毀
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至大觀二年年七十
八夢一羽衣來去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
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
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
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駮
問以為失出偽事在赦前又曹氏已死無所追

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政和四年乃辛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葢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爲一紀又自夢歲至終乍爲半紀云臨川人吳可嘗作傳文規之孫平傳之

許顗夢賦詩

許顗字彥周拱州襄邑人宣和己亥訪所親鄭和叔於城北因宿焉夢行大路中寒氵沒足其旁皆丘壠荊棘有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

中無沙易行顛往從之足弱不能登婦人援其手以上月正明無樹木彌望皆野田麥芃芃然婦人引顛藉草　處有矮博臺臺上有紙筆顛題曰閑花亂草春春有邊鴻社燕年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跡稀柏筆臺上有聲驚覺歷歷在目疑其類墟墓間事不祥也是歲大病幾死

掠剩相公奴

沈傳瞿侍郎昭遠紹興戊辰自江西移帥湖南

過袁州逆旅人令蒼頭趨走於前年十三四矣容止安詳殊無村野小兒態喜而問之答曰嘗在一宮人家爲小童數年近方辭歸傳臞曰肯從我乎曰幸甚且請歸白父母少選復至遂隨以西出入房闥間極謹飭凡所使令皆能知人意舉家愛之至潭半歲忽求去傳臞曰汝方習熟於此姑留可也曰奴自有所職但當事侍郎許時期至當去耳傳臞怪其語問所職爲何對曰見爲掠剩相公奴所掌者人間鞋履也人所

着鞋更新換舊皆有簿曆書之唯謹如侍郎平日所服用皆記録無遺因取袖間曆并以舊屨數十緉出示再拜而去傳曜始驚異知其非人後數日而傳曜卒張栻欽甫說

廬州老兵

吕安老尚書祉既以淮西事不幸死廬州人或云見之至今虛正廳不居紹興二十六年吴逵爲守當春時家人思欲出郊城外有道觀相承爲踏青宴飲之地逵宿戒騶從遲明即出方五

鼓直宿老兵起望廳上已有燈燭即屏間窺覘乃安老據案治事吏校列侍其旁典謁者持賓客牌白曰某官某官過廳安老起迎數客肅揖就坐賓主之禮與常日郡守見僚屬不殊客退安老回顧見老兵令呼出曰見我不致敬敢竊窺邪敕五伯杖之二十老兵拜謝起了無所覩旦視其創乃眞受杖也療之數月乃愈

張津夢

張津字子問紹興戊辰自常州録事參軍歲滿

赴吏部磨勘同鋪有張聿從政者建康人罷路屬官來亦有舉將五員當改秩而其一人嘗坐累銓曹以薦章爲疑方上省待報未決可否也聿憂之幾廢寢食忽見津至審其姓名大喜鋪吏問所以然曰昔年至蔣山謁寶公丏夢夢神告曰汝身畔有水則改官寤而訊諸占夢皆莫能測今與宗人遇而其名曰津聿字如水津字也神告之矣此吾所以喜也時秦丞相當國以聿鄉里之故爲下其事適以是日得報二人

遂同班引見津次當第三聿班在四而軍頭司誤易之及詣殿下聿立於津上正符身畔水之兆云子問說

大孤龍

郭三益樞密赴長沙過大孤山下天晴無風江水清泚舟至中流屹不動如有物維之者舟人没水周視無所遇忽於柁上見小兒可長五寸形體皆具垂兩股夾柁而坐柁爲之梟兀仰視見人不變色遽以告郭郭命衣冠焚香瀝酒請

之有頃化爲長蛇昂首入水中舟即能去

張績妻

張績彥偉鄱陽人妻王氏孕十有二月未産而績死王氏哭泣數日間胎失去了無所知覺廣說

趙士藻

趙士藻紹興中權廣州東南道稅官既罷與同官劉令孫尉共買舟泛海如臨安士藻挈妻子已下凡六人俱初抵廣利王廟下舟人言法當具牲酒奠謁藻欲往而令尉者持不可是夕藻

夔與二人入廟中王震怒責之曰汝曹為士大
夫當知去就大凡過一郡一邑猶有地主之敬
今欲航巨没而傲我不謁豈禮也哉藻言初心
願展謁之意王捨之顧左右執二人斬首少焉
吏以銀柈盛二猪頭至前血淋漓屬地藻驚悟
視令尉則亦起坐意甚恐怖告以夔夔協而二
人皆坐於亥云明日三人同詣廟拜謁謝罪藻
獨禱於神問去留之計盃珓曰吉乃歸舟至夜
令尉同榻寢有蛇如箸大徑其腹以過自三更

幾達明乃絕且而視其下一物蜿蜒蟠繞如數百丈索留半日乃不見皆大駭然業已辦行不暇止是晚海中火光如電掣舟人大懼急入一濡浦中巨浪隨至須臾舟已溺藻立近舷外虞候挾之登脚舡取佩刀斷纜僅得至岸入一寺中謂僧曰它物無所惜獨告身及妻妾淪没爲可痛耳有行者健甚自云能入水不濡即許厚賞遣之時舟雖沉望桅檣猶可認行者移兩時方出已凝不知人久乃能言曰值大黒龍不見

首尾其身充滿於舩中無隙可入震悸而出幾爲所吞藻臨水號慟明日浪止於溺處得告勑囊及零陵香一席遂復還郡中初藻客游得攝事以竊賄成家始娶婦買妾及是儼然孤窮與初不異乃貸所餘香陸行歸浙

樂清二士

温州樂清縣分兩部號邑西邑東賈如愚秀才居邑東赴鄉舉夢解榜揭樓上曰陳七賈不能曉以告鄉人謝權甫謝曰君必中選邑東陳字

也而君行第七其爲陳七昭昭矣明日報至果然王龜齡紹興丙寅歲同其弟補試太學寓湖上九曲寺得失之心頗切忽夢揭牓有王二旣覺以爲其弟且中選弟曰王二者兄當爲第二人耳旣而亦然又甲戌年赴省試寂無夢兆嘗獨行窻下見故紙堆積默禱求讖乃信手揭之得敗紙半幅如占五行者字皆滅矣唯丁丑二字可辨是年不利至丁丑歲遂魁天下云 龜齡記

殯宮餅

靖康元年春京師受圍監察御史姚舜明之子家欲歸越出南薰門買舟已得舟欲復入城適有旨不許諸門納入者宏無可柰何率所善士人兩輩陸馳而東循汴數日晚至道側小寺僧盡不在僧房多殯宮王子者不可前姑留宿令僕買酒於村店并得猪肉以來寺庖久不爨什器皆闕雖有肉不能饌一士笑曰吾自有計取肉寘一棺上縷切之以為羹讀棺前揭識知其為婦人士戲之曰中夜空寂不妨過我三子既

醉寢過夜半此士蹶起嘔吐狼籍意緒昏昏旦視之所嘔皆餅餌而昨夕未嘗食也云昨方熟有好婦人來相與飲以餅啖我遂往殯前物色之蓋死者家陳餅以供滿楪皆片裂矣

夷堅乙志卷第四

夷堅乙志卷第五 十三事

司命眞君

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丙部銀綱往行在欲覬賞典合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于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于表弟韓知剛岳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牀前呼曰司

命眞君相召嗣索所逮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即起着紫窄衫繫帶而出曰視一身臥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旅中至此爲之柰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繞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曜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軟巾朿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眞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內有亭供張甚盛一

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甃地皆琉璃私喜知決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益雄麗使者曰此眞官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即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命眞官之殿如儀以謁即引上視眞官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某也（嗣不欲言之或云張讀聖行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二十

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召嗣皇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玫校之列真官厲聲曰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王不二爾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儒有而所享之壽止七十　若能辭榮納　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盖不止此公欲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真官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宰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顧二使令引出遂退曰元路行經一殿

門聞人聲嘈嘈有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真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為重罪曰不孝為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花冠者出向嗣合爪曰此官負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負實是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一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真官有分且又慈仁今特遠相送既出嗣問曰適花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即復歸矣所飲何

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爲甘露嗣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禳之術公到家曰取門上桃符親用利刃斫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即靜坐冥心呪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候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修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

平日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荅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歧徑歸即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綱劄子遲明詣薛白之且言欲致仕洎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為人道其始末如此且自作記人謂嗣必享上壽福未艾也然是後七年而卒殊與所夢不侔云

劉子昂

紹興三十二年劉子昂爲和州守方淮上亂定獨身之官他日見好婦人出入郡舍意惑之招與合歷數月久因詣天慶觀朝謁有老道士請問曰使君不挈家而神色枯顇黧黑殆有妖氣如何劉初諱不荅再三言之乃以買妾對道士曰非人也將不可治今以二符相與逮夜宜懸於戶外渠當不敢入劉以符歸夜未半婦人至怒罵曰相待如夫婦何物道士乃爾吾去即去

憶我劉不能割愛亟起取符懷之終不悟生人何以畏符復綢繆如初又數日道士入府問訊望見劉驚惋曰弗活矣柰何柰何然當令使君見之命取水數十擔覆于堂其一隅方五六尺許水至即乾掘之但巨屍偃然于地略無棺衾之屬僵而不損劉審視蓋所偶婦人也大惡之不旬日而殂 王嘉叟說得之於韓璡之子李明

梓潼夢

梓潼神夢之靈前志已載矣成都人羅彥國累

試不第既四舉齋戒乞夢夢蔡魯公謂曰已奏
除公樞密直學士矣次年省試又下乃以累舉
恩得密州文學犀浦人邵允蹈紹興七年被鄉
薦亦乞夢于神夢神告曰已與鄉安排甲門高
第矣及類試果為第一乃刻石紀于廟西廡後
罷眉州幕官赴調臨安舟行至閘口鎮病死始
驗甲門之語蓋閘字也

張九罔人田

廣都人張九典同姓人田宅未幾其人欲加

囑官儈作斷骨契以罔之明年又來就賣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顧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灑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固殺人報

成都人宋固爲縣之文學鄉耆長有病者困卧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憚於聞官誘令過雙流縣牛

飲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脚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抱持者然三事三時亨說

張女對冥事

妻父張淵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因游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睡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

其口曰說不得問何所見應曰張渥在此渥
淵道叔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爲泰山府
直符走吏意其爲祟呼洞虛觀道之道士
取紙　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
有影如人戴幞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
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
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始病時有持符來狀
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
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

寺後墻門欲出一人長丈許推之入責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爾何人而得呼之追者不荅則身已在墻外有兠檐甚飾使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度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大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竦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為叅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荅云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

不去荅曰嘗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諳司
供狀方對荅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
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旣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
趙哲其東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一丈戴鐵幞
頭着褐布袍具筆札令女為狀且曰當追長子
以其不慧故免蓋淵道長子涌自幼多病不解
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
矣廡下各列門户或牓云鑊湯地獄或牓云判
碓地獄其室甚多皆扃鐍不見人遥見故姻家

宋氏毋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史供狀畢王命放還無復轎乘獨隨追者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卧病後一月始薨蓋其䰟兆先逝矣

畫學生

成都郫縣人王道亨七歲知丹青用筆命意已有過人處政和中肇置書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道亨首入試試唐人詩兩句為題曰胡

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餘人亦率淺
下獨道耳作蘇屬國牧羊北海上被氊杖節而
卧雙蝶飛舞其上沙漠風雪羇棲愁苦之容種
種相稱別畫林木扶疎上有子規月正當午木
影在地亭榭樓觀皆隱隱可辨曲盡一聯之景
遂中魁選明日進呈
徽宗竒之擢為畫學録又學中嘗以六月杖藜
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潺湲為題餘人皆畫高木
臨清谿一客對水坐有一工獨為長林絶壑亂

石磴道一人於樹陰深處傾耳以聽而水在山下目未嘗覩也雅得聽潺湲之意亦占優列

周勉仲

周勉仲自強為蘄州司法時以驛舍為官廨晚步中門外往來微倦顧廳側有板倚使人取之欲坐及其處則了無一物宅後枕郡治之萬芝堂堂有池白晝見人蓬首對水坐叱之使起其人矍然立背如負大甕者躍入池中有聲紞然識者以為龜鼈之精云又嘗往廬山與歸宗長

老坐小室見一人往來窗下著烏巾其身僬與窗等訝其太短出視之無所見兔件說

樹中盜物

王深之湛家臨川每失去盌楪餅合及衣服之屬輒譴責僕婢然不復可得一夕暴風起屋東大皁莢樹吹折斷處中空凡王氏積年所失物皆貯其內半壞矣其樹今猶在云郭沰絜已說

邑司戶妻

洪州分寧王氏壻邑司戶自京師買一妾甚美

携歸寘于妻家妻毋謂人曰邑郎妾信美然語音僅能出口十句只可辨一二面目極峭冷與人寡合而足絶小可藏於袴中類非人間女子久留不去非邑氏福也邑生聞之疑其妻不能容故毋言如此未忍決絶妾來時以白犬自隨行止飲食不暫捨遠夜則寢牀下經一歲妾入佛堂瞻禮急大呼乞救人往視之則爲犬齧斷一臂臥血中死矣犬亦繼死 李紹祖說

異僧符

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晨濟將登岸謂津吏曰少頃見黃衫五人荷籠而至者切勿使渡渡則有奇禍至取筆書三字似符而非了不可識其文曰⿱竹軗 乀以授吏曰必不可拒當以此示之語畢而去吏不甚信也然私怪之至午果有五黃衣如府州急足者各負兩篛籠直前登舟吏不許皆怒罵殆欲相毆擊良久不解吏乃取所書字示之五人者一見狼狽反走轉眼失所在委十籠於岸對發

之中有小棺五百具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家圖祀之是歲江浙多疫唯此邦晏然識者謂五人乃瘟部鬼也予過江州及衢州見士人言各不同竟未知孰是余禮說

李南金

樂平士人李南金紹興二十七年登科纔唱名罷歸旅舍夢二女子執板歌詞以侑酒曰君是園中楊柳能得幾時青趂金明春光尚好尊酒賞閑情它年歸去強山陰處一枕曉霞清覺而

其語不曉強山為何處既調官得光化軍教授未赴來謁提點坑冶李植獻新發鐵山自督二烹煉一日見巨蛇仰首向爐如有所訴李戒坑户勿得害既而殺之它日又有蛇其大如柱來冶處傍小蛇千餘隨之結為大團巨蛇躍起首高丈餘李猶令持杖捶之僕不敢前又遣人家取敕告置上蛇徑行不顧李甚駭即覺體中不佳遂 先是其家人夢一姥來尋李教授曰枉殺我兒及是知其不可起數日而卒

夷堅乙志卷第五

夷堅乙志卷第六十三事

石棺中婦人

紹興初南劍州將樂尉藺敫因捕盜至山村見農人掘地得石棺無鏬呼匠者鑿開視之一婦人長三尺餘瞑目裸體形色紅潤如生兩手各握一劍口銜一劍敫即以油傘裹瘞之不知何物也

袁州獄

向待制子長久中元符中爲袁州司理者試南

安軍與新昌令黃某并別州鄭判官二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爲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二年實爲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煙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塗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即其側呼之瞪目不荅俄指向所用銅槃曰其價幾何可輟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

問之曰此常物爾何遽爲曰將寘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利穢蒲一室登榻復下號叫通夕不少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盍有以見屬黃頷首曰願見毋妻向即日爲書走駃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令病如是尊夫人既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告我所以不

欲求及厄惙如此之狀黃開自傾聽忍痛言曰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材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尉紿白府白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爲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手願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

弓手為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倩汝四人許爲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爲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囚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日𧺝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凶狀意其或否𢌿獄吏以

情詰之皆曰不寬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首一分不可復續矣因相顧泣下曰初以爲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挺其縛尉已司知之密曰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邪吾曰既得其冤安敢不爲辨守無可柰何移獄于録曹又移于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一

郡失入之罪衆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户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黄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于朝矣令同官相鐫諭曰囚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今強爲書名于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何罪焉吾黽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黄衣人持挺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黄衣以挺擊之四吏俱

入舍不出吾　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中案牘
橫陳逡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
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　相去纔
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
死訴于
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
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
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
人死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

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檀袴露
膝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
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
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毋妻與訣别
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
安在黃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
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
脫理旣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
若此哉禱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即止利不復

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毋已來幸
爲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
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于院門之外
褰簾一揖而絶向樂平人其子元伯侍郎說

齋先生

宣和五年向元伯爲開封令蔡魯公已致仕嘗
設醮于城外凝祥宮向往謁之蔡留宿明且見
其子攸孫衡等十餘人來問安皆腰金施犀且
多張蓋者向退省其舅何志同尚書歎詫其盛

坐客有京畿轉運使曽徽言與蔡不合以言鄙薄既而悔之何曰毋多談齋先生適在此太師所敬也可見之乃邀與同席齋生曰吾素受蔡公異顧令館于後圃待我甚至不當談其短偶聞運使之語是將然矣徽言諱前說齋生曰無傷也蔡公與我語不問其身但詢其子孫吾應之曰好然常以妄言自愧也諸公見其高門華屋上干霄漢三年之後無一瓦蓋頭矣金勒㧾鞍赫弈照市三年之後雖蹇遲驢亦無有矣人言

秋風落葉此真是也哀哉時諸蔡方盛皆不敢出聲三歲而蔡氏敗齊先生淄州人說元伯

蔡侍郎

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倩所親王生作青詞少日而蔡卒未幾王生暴亡三日復蘇連呼曰請侍郎夫人來夫人至王乃云初如夢中有人相追逮拒不肯往其人就牀見執回顧身元在牀　自意已死遂俱行天色如濃陰大

霧中足常離地三尺許約十數里至公庭王者問何以詭作青詞誑上蒼某方知所謂拱對曰皆是蔡侍郎命意某行文而已主者怒稍霽令退立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杻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舁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頓掣苦痛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主者退復押入小門回望某去汝今歸便與吾妻説速營功果救我今秖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旣

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今日及此痛哉乃招路時中作黃籙醮爲謝罪請命

沓氏村祖

贛州光孝首坐僧普瑞說嘗附江州通判舡過池州泊村岸閙岸上人相呼參祖燒香者瑞往隨之見百千人憧憧往來有屋可三間堂內飾小室如人家供佛龕翁媼二人各長三尺禿髮腦後一髻絕小以綿衣衾擁下體唯露頭而兀然如土木但眼能動有笑容人持香燈酌酒以

瑞還具語通判君即盡室往謁享以錢燭茶酒撮綿作小包醮酒冥二老口亦伸舌舐之或引手摸其胷乳皮皆伸骨不知幾百歲其人云一村皆姓杳此二老爲村祖云

建康伍伯

陳邦光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從求錢百千吏纔許其半伍伯怒噀手嘻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手墻間急上下適有破磁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及肘登時瘇痛告假

歸踰月創始愈

劉乂死後文

知保德軍王清臣請紫姑神既而作文數百言自云唐進士劉乂其詞曰余少爲俠徧走天下史謂亡命非也退之贈余金百鎰余辭而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陽惡少年恃權強妄良家子既而又族其室余不忍吉民無訴乘夜厥從聚淫余奮劍斷其頸十數人且膾其肝而餔之日夕游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竄山林非也

余數世爲人直信棄已濟衆設敎化人報不平
之事行無極之道以是故用達仙至於歌詩皆
末跡也因子見契聊爲一啓思史之謬詞昔之
異行令余悯然感歎余終于終南門人葬于山
之陽清溪之側至今墳猶在但人不知爲余墓
也以余無勳庸于國故史氏聽小人之言書不
知所終設如子儀光弼輩後世皆知其大功然
當時史詞褒飾甚多蓋世之情如斯也嗚呼盡
信史則不如無史彼若不能摭實但務華以媚

天子自可詢有知而書之何必縱繆言誣介義之士於肴過之地哉使余當時聞之必令此佞夫首足異處余既爲仙不復競姑隱之後世哲者共爲我鑒諸

猪足符

聶景言居衡陽有細民欲舉債買猪蹄來獻聶受之付厨作羹庖婢舉刀破爪閒見小紙書符在其內亟出告使呼其人還之人曰適從屠机買來方有求於君家豈敢以符爲厭呪復持與

屠者責誰之屠者曰今且方封豕安得有是取元直畀民而自携歸烹食之一家四人皆死三事皆鄰次南說

廟神止奏章

段兀肅家居京師鄰家有病者爲祟所撓治之不效欲請道士奏章訴于帝段之祖夢人如神明者告之曰凡神祇有功於人者歲滿必遷吾主此地若干歲今當及遷而君鄰家之鬼正在部內方自往治之聞其家將奏章恐致相累丏

君一言令罷之病者自安矣懇請至再三叚許諾且問其所止曰亦與君家爲鄰明日思之乃皮場廟也如神言告其鄰止不奏病者即日愈

榕樹鷺巢

福州儀門外夾植榕樹每樹有白鷺千數巢其上鳴噪往來穢污盈路過之者皆掩鼻薛直老弼爲守嘗乘涼輿出爲糞污衣以爲不祥欲盡伐其樹而未言是夜安撫司參議官曾悟夢介冑者懇云某受命護府治所部數百人皆棲榕

間令府主欲伐去吾無所歸矣願爲一言悟既覺以不聞伐樹事不以爲意明夜復夢曰乞即言之不然無及矣府主所惡不過鷺穢耳此甚易事請期三日悉去之悟許諾明日過府爲言薛驚曰吾固欲伐之然未嘗出諸口而神已知可敬也至暮大雨閱三日乃止鷺群悉空樹濯濯如新

趙七使

宗室趙子舉字升之壯年時喪其妻心戀戀不

已於房中飾小室事之如生夜獨宿次覺有從室中啓户出者恐而呼侍婢婢既應復寢須臾聞已至牀前搴帳低語曰莫怕莫怕我來也時精爽頓昏不知死生之隔遂與共寢歡如平生自是日日至每飲食必對案僕妾輩從旁窺之無所見但器中物亦頻有人殘餘者繾綣益久意中憒憒漸不喜食行步言氣衰劣然未嘗與人言有道人乞食過門適見之歎曰君甘與鬼游獨不爲性命計吾能行天心正法令以授君

努力為之鬼不攻自退矣子舉灑然悟即再拜
傳受繪六甲六丁像齋戒奉事唯謹妻猶如故
態頗亦不樂時時長吁如不得志者又半年涕
泣辭訣曰久留恐壞君法吾去矣遂絕不至子
舉從此奉法愈力為人治病輒驗建炎二年子
妻族張氏　地自京師南下寓居揚州龍興寺
先是有　祖姑嫁趙氏夫為絳州守未赴居太原
值虜騎圍城姑　于砲下又有八叔者為賊所
得爨食之是　妻祖母田氏病彷彿見此兩人

在窻外子舉適同居寺中外舅以事告之子舉焚香請久而言曰是一男子一婦人皆以非命死然是公家戚屬不宜加罪當以酒幣善遣之如其言病亦尋愈

魅與法鬬

趙伯兀者子舉之子效其父習行天心法未成有饋鯉魚於家者魚從盆中跳出高數尺如舞躍然時子舉出行家人亟呼伯兀兀杖劍誦呪臨以正法魚躍愈高幾至文許兀亦恐遽趨避

之又嘗與群從飲于嚴州雙溪亭上婢子卧竿側忽放聲大哭問焉不應伯兀知爲物所憑亦行法與相競自申至三更不止不勝倦苦捨之去伯兀從弟伯禔說

蒙城觀道士

亳州蒙城縣莊子觀玉冊殿扃鐍嚴謹非時不許開宣和中道士張冲俊掌觀事夜聞其中直決遺聲盡二十乃止明旦呼衆人啓鑰視之蓋一道士常持天心法者縛於梁間足反居上

兩脊杖痕如盌大已死矣雙足虛抱于梁初繩縶也郭沰說時隨其父爲丞

夷堅乙志卷第六